

全新修订
完美典藏版
NEWLY REVISED
EDITION



中

● 纷舞妖姬◎著

神家

BUNGLE MARKS

神秘的第五类部队作战传奇，一群悍不畏死的赤胆尖兵

身为一个男人，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他**！这样至少你还能**举起自己的双手**，
去和他进行战斗，如果你选择转身逃跑，
用自己的后背去面对敌人，那么你就连**战斗的机会也没有了**！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全新修订
完美典藏版
NEWLY REVISED
EDITION



弹痕

BULLET MARKS

纷舞妖姬◎著 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弹痕/纷舞妖姬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99-4875-1

I. ①弹… II. ①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684 号

弹痕 (中)

作 者: 纷舞妖姬

责任编辑: 刘 霁 孙 衍

特约策划: 张应娜

特约编辑: 张建霞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668 千字 (总字数: 2004 千字)

印 张: 30.5 (总印张: 91.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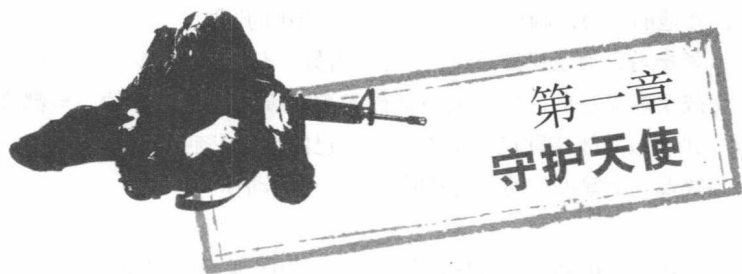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399-4875-1

定 价: 99.00 元 (全三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第一章	守护天使 / 1	第十一章	无休止的战斗音符 / 273
第二章	血祭 / 28	第十二章	兵锋王座 / 296
第三章	最强搭档 / 59	第十三章	生死与共 / 322
第四章	另类成员 / 77	第十四章	八千里河山 / 338
第五章	意外突袭 / 98	第十五章	做个平凡人 / 371
第六章	死亡训练 / 114	第十六章	最后一个教官 / 385
第七章	动与静的极限 / 145	第十七章	太平洋里的一滴泪珠 / 400
第八章	替补部队 / 163	第十八章	佛罗加西亚怒狮 / 433
第九章	艰险历程 / 174	第十九章	舍弃一世英名 / 442
第十章	四方云动 / 229	第二十章	战争总动员 / 455



眼看着那架没有了螺旋桨的直升机猛地向下跌落，战侠歌甩掉已经打空所有子弹的自卫手枪，拔出了身上的虎牙格斗军刀。

战侠歌拿着虎牙格斗军刀来回挥舞，那种杂乱无章，那种悍，那种泼，那种野，那种歇斯底里，那种如痴如狂，让人怎么看，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急了就会脱下鞋子对着男人脑袋狠敲，手里捏着一把菜刀就敢和非礼自己的流氓拼上一条老命的乡野村妇！

“我×！我让你天天跟着我们又是扫射又是轰炸，又是不停地往下面空投士兵！”

战侠歌挥舞着手里代表了铁血军人尊严与骄傲的虎牙格斗军刀，站在峭壁上，又蹦又叫又吼又叫，“这下你们傻眼了吧，完蛋了吧，踢到铁板了吧，全部没有砸成肉泥摔成肉饼，也要变成烧猪了吧？！哈哈哈哈……你们这群乌龟儿子王八蛋，我×你祖奶奶的三十六代祖宗的香蕉芭乐，你们这群烂货，卑鄙无耻下流，平时只知道跳进死人坟，撬开寡妇门，公共汽车里放炸弹，贩毒卖淫聚众赌博，去饭店吃饭还不给钱，说你们胖你们就喘，说你们尿得高，你们说自己没有使劲！其实你们就是一群早已经是老表没有了针的太监，你们也不睁大眼睛他妈的看清楚了，哥哥我是谁啊？！哈哈哈哈哈哈……”

望着峡谷里那腾起熊熊烈焰的直升机残骸，战侠歌一个多月来被人追杀个没完没了而积蓄下来的怒气终于一扫而空，在这一刻当真是心花怒放。

在这个时候，战侠歌竟然再次做出惊人之举。

他再次用右手将那把军刀举到了头顶，然后他把左手放到了一个男人最隐晦、最容易对异性产生挑逗冲击波的小腹前，然后就像那不断升腾的火焰一样，开始用一种近乎妖媚的动作，扭动自己的身体。



在这一刻，战侠歌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条不断颤动的蛇，不断扭出各种柔和的、挑逗的，甚至可以说是性感得让人鼻血狂流的动作。虽然在近三个月的艰苦战斗中，我们的战侠歌看起来瘦了，他的脸上还涂着黑绿色的伪装油，但是，他已经融入火焰升腾的节奏中，不断摇动着屁股……嗯，那个尊贵的臀部，还是非常性感的。

而战侠歌右手的那把军刀，天知道现在战侠歌有没有把它想象成一支泡妞时必备的道具——玫瑰花！虎牙格斗军刀在主人的手中，不甘心地随着他一起扭啊转啊旋啊的，在他的头顶，画出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圆圈。

紧接着，什么踢踏舞，什么草裙舞，什么霹雳舞，什么西班牙斗牛舞，反正只要是战侠歌见过的，能扭动身体便是那么模仿上几下子的，他都毫不羞赧地表演了一遍。到最后，战侠歌甩掉上衣，将自己的胸膛彻底暴露在空气中，他就站在这片峭壁上，做一个健美运动员比赛时才会使用的动作。

站在峡谷山峰上的战侠歌猛然回头，厉声喝道：“谁？！”

他看到了一双熟悉的、温柔的双眸。在那犹如大海一般深远幽然的双眸中，有着成熟女性特有的淡定与从容，也有几丝属于少女的顽皮笑意。迎上战侠歌的目光，看着战侠歌那布满男性勋章的胸膛，感受着他身上那无可掩饰的雄性魅力，她的眼睛里缓缓腾起几分动情的迷蒙。

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在黑色的玻璃球上轻轻喷洒了一层水雾，带着一种几乎不沾染尘埃的美丽。

两个人只是刹那间的视线交融，战侠歌的脑海中就突然间变得一片空白。两个人就这样痴痴地对视着，而在距离他们几百米远的地方，严峻打开了一个急救箱，正在帮赵海平重新处理大腿上的伤口，第五类特殊部队的其他十二名士兵，已经占据了这片山地各处有利地形，架设起一道防御线。

而以黄志鹏为首的那群特务连兄弟，却躲在山脚某个视野良好的位置上，伸直了脖子，看着站在山峰上的那两个人。黄志鹏一直喃喃自语：“傻蛋，还愣着干什么！唉，看这个样子，大哥和嫂子摆明了就是连接吻这一关都没有跳过去。嫂子为了你都亲自打到战场上了，身为一个男人再不表示表示，那怎么能行？”

趴在黄志鹏身边的纪奉伟更是直接，他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叫道：“上啊，大哥你这个笨蛋，就算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啊？在这种浪漫的唯美的重逢中，大哥你就应该一个箭步飞扑过去，先来一招飞禽大咬！就像呆头鹅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有什么意思？！”

十几名跟着黄志鹏跑到俄罗斯战场上的特务连兄弟，只有陶泰和朱雨没有参加偷窥这种无聊的活动，他们两个人正合力在山脚下支起一顶小型军用帐篷。这顶小型军用帐篷是以色列特种部队在沙漠作战时的专用装备，里面安装了一台小型空调，通过帐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为空调提供电源，就算是太阳光最毒辣的正午，在那台小型空调的支持下，帐篷里的温度也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舒适的水平。

黄志鹏无意中看到，朱雨这位计算机程序设计专家竟然在帐篷的小型空调下面，

安装了一个小型无线话筒，他不由得瞪大了双眼，问道：“你们要干吗？”

“嘿嘿，大哥和嫂子久别重逢，一旦开始激情拥吻，那绝对是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我们这些做小弟的，总得先未雨绸缪一下，为大哥和大嫂创造良好的‘负距离’沟通环境吧？”

朱雨一边说着恬不知耻的话，一边毫不羞赧地继续在帐篷里安装他的无线话筒。看到黄志鹏呆呆地站在他面前，朱雨迅速四处扫视了一眼，确认没有别人发现他暗设的这道机关后，他压低了声音，道：“你们伸直了脖子又能看到点什么玩意儿，大哥和大嫂总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表演限制级内容吧？本来我是想干脆在帐篷里安装一个摄像头的，但是考虑到这样做可能会引来大哥大嫂的联手追杀，我们还是退而求其次，偷听点大哥大嫂激情碰撞时发出的呻吟吧！”

能设计出三维仿真激情游戏机的家伙能是什么好鸟？

朱雨低声贼笑道：“在这方面，大哥和嫂子应该都是没有任何实质经验的菜鸟，他们在这方面的唯一认识，可能就是大哥看A片里学到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不是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么？这条路，还需要大哥的摸索和嫂子的配合，相信他们的对话，一定会精彩万分。比如说……大哥会温柔地问，‘宝贝痛吗？如果痛的话，我就温柔一点’，而手臂被子弹打中都面不改色的大嫂说不定会头一昂，坚强地答道，‘这点小伤小痛，不算什么’。”

黄志鹏瞪大了眼睛，低叫道：“我靠，你小子可真够无耻的！”

朱雨连连点头：“一般，一般，特务连第三！”

黄志鹏瞄了一眼已经在山峰上傻傻对视了七八分钟的两只呆头鸟，从口袋里摸出一只MP3，塞进朱雨的手里，低声道：“别听过就算了，这么经典的对话，当然要把它录下来妥善保存才对。从此以后，我们手中就会多出一件对大哥进行敲诈勒索的必杀武器了！”

两个无耻到极点的家伙彼此对视，在臭味相投中，一起发出绝对是少儿不宜的阴险笑声。

而作为所有人关注焦点的战侠歌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第一个在他的感情和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印痕的女人。

经历了太多的波折，战侠歌有太多的话想对她说，但是在这一刻，战侠歌的聪明和他的创造性思维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彼此傻傻对视了多久，战侠歌才终于沙哑着嗓子，说出了久别重逢后的第一句话：“雅洁儿，你来了？”

这句话一说出口，战侠歌就恨不得狠狠给自己两个耳光，但是雅洁儿却突然笑了。

“是的，我来了！”

雅洁儿慢慢走到战侠歌的面前，把自己的头轻轻靠到战侠歌的肩膀上，一股浓重的硝烟味，夹杂着女孩子特有的幽香，一起缓缓荡进战侠歌的鼻端。山下猛然传出一阵尖锐的口哨声，中间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掌声，面对特务连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号称特务连无耻第一人的战侠歌，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脸上猛地腾起一层



火辣辣的感觉。

雅洁儿用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盯着战侠歌已经红透的脖子，不满地抽着她可爱的鼻子，道：“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僵尸似的，把你的身体板得这么硬？靠上来一点也不舒服！”

雅洁儿紧紧地靠在战侠歌的怀里，轻轻地吁出一口长气，低声道：“能再见到你，真好！战侠歌，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因为我的话而受伤，选择留在俄罗斯继续和敌人作战时，我的心里除了后悔就是害怕，我真的害怕再也看不到你的笑脸，更害怕再也不能躲进你的怀抱里，去静静地聆听你的心跳。当你失踪了整整一个月时，我终于重新获得你的消息，在电视上看到你和敌人作战的英姿，看到你那头顶蓝天脚踏大地，再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你动容的男子汉气概时，我的心里又被骄傲和自豪给填满了。我当时就忍不住在想，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那天晚上，我……绝不会再推开你。”

战侠歌猛地瞪圆了双眼，不敢相信地望着脸上已经腾起一层红色云霞、看起来艳丽不可方物的雅洁儿。雅洁儿轻咬着嘴唇，在这一刻，她全身都散发着高温，她的眼睛里更蒙上了一层迷离得近乎奇异的水雾，使她那一双幽然的双眸，多了一种水中望月的悠长和飘逸。

雅洁儿勇敢地抬起了头，她就像是一个面对狂风怒浪的无畏水手，吹响了在爱情领域的冲锋号角，因为现在的雅洁儿已经彻底被战侠歌俘虏，现在的她只要看着战侠歌，就会感到心神皆醉。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明白，原来女人无论是否坚强，当她们真的动了心，真的用了情，她们就会愿意用任何方法来讨取心爱的男人的欢心。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话比心爱女孩的温柔低语更能引发出男人的热血？

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幸福，能比这一刻更强烈得让人只想把这一刻变成历史的永恒？

战侠歌猛地发出一声低吼，双手一环就将雅洁儿娇挺的身体抱在怀里，在几乎能把雅洁儿揉碎的可怕力量中，战侠歌低下头，狠狠吻到了雅洁儿的嘴唇上，在笨拙的啃咬中，他们两个人牙齿碰到了牙齿，不由得一起发出一声惊呼。

战侠歌轻轻嗅着雅洁儿皮肤里渗出来的幽香，看着她慢慢转成艳红色犹如天鹅一样美丽的脖子，他不由自主地把嘴唇挪到了雅洁儿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淡紫色的吻痕。

山脚下的口哨声响彻云霄，黄志鹏把双手拢成一个喇叭状，高声叫道：“大哥，我们这里已经为你和嫂子准备了一间上房，有什么特殊需要的话说上一声。”

战侠歌嘴里发出一声不满的嘟囔，他略略偏转身体，在山脚下所有人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他的大手已经悄悄探进雅洁儿的防弹衣里。隔着一层已经被汗水彻底浸透的军装，战侠歌轻轻一握，雅洁儿哪里想到战侠歌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这么大胆，猝不及防之下，嘴里逸出一丝情动的呻吟。她伸手隔着防弹衣按住战侠歌的大手，但是战侠歌不安分的手指，仍然在女孩子的禁地上不断挑动，就是这样生涩的

动作，却让雅洁儿觉得双腿发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身体，紧紧靠在了战侠歌的身上。

发现战侠歌的眼睛已经开始向山脚下那个单兵帐篷上瞄，雅洁儿吓得连连摇头，“不要，不要，你这个大色狼，坏色狼，我不要！”

雅洁儿还想说什么，战侠歌的脸色猛然大变，他的双臂一紧，一股爆炸性的力量猛然从他的身体狂涌而出，她感觉到战侠歌竟然准备把她抱了起来，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下意识地用力一挣，就在这个时候，在雅洁儿的背后，传来一声枪响。

“啪！”

一朵艳丽的血花从战侠歌的身上绽放，战侠歌嘴一张，一口鲜血狠狠喷溅在雅洁儿的脸上，雅洁儿惊呆了。炽热的眼泪猛地从她的眼睛里狂涌出来，她呆呆地望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身体已经摇摇欲坠的战侠歌，猛地发出一声绝望的悲泣：“侠歌，对不起！”

是她刚才下意识的用力挣扎，让他们失去了闪避子弹的缓冲时间，战侠歌才会在最后时刻用自己的身体替她挡住了这一发子弹！

马石介望着身上喷溅出一道血泉的战侠歌，发出一阵犹如鬼泣的惨笑，谁也没有想到，他和直升机一起从一百六十多米高的空中坠落下去，竟然还有办法活下来。更没有人能想得出来，一个全身伤痕累累并且摔断左腿的人，是如何绕过那片峡谷，带着一支狙击步枪爬到了战侠歌的对面！

两百多米外，马石介再一次扣动手中狙击步枪的扳机，雅洁儿伸手抱住已经失去站立力量的战侠歌，将自己的身体转到了面对狙击步枪的位置上。

“乒！”

在狙击步枪再一次响起的时候，战侠歌猛然瞪圆了眼睛，他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抱着雅洁儿狠狠一甩，第二发狙击步枪子弹又狠狠地打到了战侠歌的身上。望着已经彻底吓呆的雅洁儿，战侠歌想放声狂吼，可是他努力地张大了嘴巴，却只从喉咙里挤出几个沙哑的字：“快开枪！”

“嗒嗒嗒……”

雅洁儿手中的M41步枪响了，三发步枪子弹准确地射进马石介早已经破破烂烂、再也支撑不了多久的身体里。马石介一边喷着鲜血，一边望着同样倒在血泊中的战侠歌放声大笑：“嘿嘿，最后你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阿米拉力大哥，我为你报仇了，我终于完成了你的心愿！”

“我×你妈的！”

在放声狂吼中，冲上山坡的特务连和第五特殊部队士兵眼睛全红了，二十多支自动步枪对着马石介一起扫射，马石介的身体在地上不断抖动，当枪声终于停止的时候，马石介的身体已经被打成了一团肉泥。

雅洁儿甩掉手中的自动步枪，嘶声哭叫道：“严峻，快点把急救箱拿过来，战侠歌中弹了！”

豆粒大的泪水顺着雅洁儿的脸庞狠狠滑下来，一颗颗砸在战侠歌的脸上，战侠



歌就那样软软地躺在雅洁儿的怀里，从来没有过的虚弱，让他连抬起手为自己心爱的女孩擦掉眼角泪水的力量都没有了。他反复嚅动嘴唇，终于从里面挤出几个字：

“你……别哭！”

“笨蛋，笨蛋，你这个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在这个时候，雅洁儿怎么能不哭？

雅洁儿伸手死命按着战侠歌身上的伤口，可是鲜血仍然止不住地从她的指缝里喷涌出来。雅洁儿放声悲泣道：“你为什么要替我去挡这两枪？我身上有防弹衣的，而你却要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地挡住这两发子弹啊！”

战侠歌努力瞪大了双眼，他的嘴唇在上下嚅动，可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大量血液和生命力从他身体里迅速流失，他再也吐不出来一个字了。看着他的嘴唇，仔细感受着他想说出来的话，雅洁儿的泪水一波接一波地从眼睛里疯狂涌出来。

战侠歌的理由简单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男人！

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

女人就是要由男人来保护！

无论她身上有没有防弹衣，一个男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就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心爱的女人，支撑起一片安全的蓝天，支撑起一片用自己的血与肉铸就的坚盾！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的存在，真的有天使这种神圣的生物的话，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自己心爱女人身边最忠诚的守护天使！

“如果你死了，你又要我一个人如何活下去？我会一辈子不安心的，我会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是因为我挣脱你的力量，才逼着你用身体为我挡了两发子弹！战侠歌，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你真的死了，我这一辈子也就完了！战侠歌，如果你不忍心看到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都要活在悔恨当中，你就一定要为了我活下去！我求求你，睁开眼，不要睡着了！战侠歌，如果你真的爱我，求求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着我啊！”

伴随着雅洁儿的放声哭叫，战侠歌的意识慢慢模糊了，他感受着自己身体里所剩无几的生命力，不由得在心里发出一声无奈的苦笑，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也不想死啊！他不想看着雅洁儿这一辈子都活在悔恨当中，他还想和雅洁儿去做爱做的事情。他轻轻颤动着自己的手指，在上面还留着雅洁儿那娇挺的胸部带给他的温柔触感。

现在想一想，在他的生命当中，当真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还有很多心愿没有了，但是这一次，他真的累了。累得他只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至于能不能再次睁开双眼，战侠歌真的不知道！

严峻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跑到山峰上，把急救箱送到了雅洁儿面前。雅洁儿用她沾满战侠歌鲜血的双手，飞快地打开那只急救箱，望着急救箱里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医疗器械和工具，再看看战侠歌伤痕累累早已经到达崩溃边缘的身体，雅洁儿这位第五类特殊部队在医学领域最优秀的学员，双手都不由自主地轻颤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黄志鹏突然发出一声狂呼，他抓起一挺重机枪，抬起来对着空中

就是一阵疯狂的扫射。

在直升机螺旋桨转动的轰鸣声中，一架俄罗斯空军的大型救援直升机和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真正战斗已经结束的情况下，终于出现在这片发生过太多激战的沙漠上空。

望着那架可以一次性承载三十多名成员的大型救援直升机上醒目的红十字标记，雅洁儿的眼睛里猛然腾起一股希望的光彩。

战侠歌在三十分钟内就被送进了俄罗斯军方最好的医院，他被送进手术室，整整过了四十个小时，手术室的红灯也没有熄灭。几名外科医生轮流为战侠歌进行手术，他们每一个人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几乎相同的话：“天哪，身体已经成了这样，他竟然还没有死！”

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军人身体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生命力，在手术台上，他的心脏几次停止跳动，甚至连心电图的波动都曾经进入代表死亡的直线状态，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让自己的心脏重新恢复了跳动。

当手术室的红灯终于熄灭，最后一名外科医生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走出手术室时，雅洁儿不顾一切地飞扑过去，她死死抓住那名外科医生的手，颤声叫道：“他怎么样了？他能不能活下来？！”

雅洁儿用的力量是那样的大，大得让那名外科医生几乎认为自己的手臂已经要折断了。一名翻译向雅洁儿转达了那位外科医生的话：“他的伤实在是太重了，他至少会昏迷五天时间，如果他能支撑过未来的四十八小时危险期，他就有希望活下去！”

战侠歌被送进了特护病房，就连雅洁儿也只能隔着玻璃窗，默默地看着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和电线的战侠歌。

但是到了第二天，危险期还没有过，特护病房的护士只是打了一个盹，当她醒来的时候，她望着空空如也的病床，猛然发出一声尖叫：“不好了，病人不见了！”

特护病房的护士按下了床头的警报器，就坐在特护病房外长椅上的雅洁儿和黄志鹏第一时间冲进了特护病房，当雅洁儿顺着一根暴露在外边的电缆线蹲下身体时，她猛地捂住嘴，发出一声痛苦的低泣：“天哪！”

战侠歌就趴在病床下面！

战侠歌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了最不容易让人发觉的圆球状，他努力让自己的身体躲在床底的阴暗角落里，被医生判定最少要沉睡五天的战侠歌瞪着一双失去焦距却依然保持警惕的双眼，盯着外边的每一个人。在战侠歌的手中，死死捏着一把手术刀，这已经是这间特护病房里他能找到的最有杀伤性的武器！

特护病房里的护士顺着雅洁儿的目光，也看到了趴在床下的战侠歌，这位护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急叫道：“你趴在下面干什么，快点出来！你现在还在危险期，受凉或者伤口感染的话，你会死的！”

战侠歌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对着她举起了手中的手术刀。

听到警报声，几名护士和医生都冲进特护病房，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一直趴在床底下的战侠歌从喉咙里挤出犹如受伤野兽般的低声咆哮。在这一刻，战侠歌随



时都可能因为伤势发作而死亡，可是他拖着这样伤痕累累的身体，躲在病床下面，仅仅抓着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就生生从身上腾起一种只有在战场上才可能产生的惨烈杀气。

“不要靠近他！”

看到几名男护士打算强行把战侠歌拖出来，一名医生急叫道：“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他之所以能爬起来，又钻到床底下，这不过是一种把自己放到最安全的位置、绝不放弃任何武装的近乎野兽的本能罢了！一旦他认为你们已经对他产生实质性威胁，他真的会对你们发起全力攻击！”

几名男护士面面相觑，他们真的迟疑了。这个趴在床底下的伤兵，就是那个在俄罗斯境内，和百倍于己的恐怖分子战斗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非凡军事奇迹的男人啊！

这个男人只要一息尚存，只要他的手里还有武器，哪怕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只是本能地进行自我防卫，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敢轻视他身上那种可怕的破坏力？！

雅洁儿不停地流泪，就连黄志鹏也觉得鼻子发酸。

对外界的人来说，战侠歌和赵海平是打出了一场场堪称经典的战斗，可是看到这样的战侠歌，人们才会明白，在这将近一百天的惨烈战斗中，战侠歌是如何活下来、如何撑过来的！

除了雅洁儿和黄志鹏，没有人敢接近这张病床三尺之内！

雅洁儿蹲下身体，凝望着那个缩在床底，仍然将手中唯一的武器高高举起的男人，在这一刻，战侠歌的身体不停颤抖，他用一双警惕的眼睛死死盯着已经踏进他警戒线的女人，从他的喉咙里，小心地挤出了犹如野兽一般的低声咆哮。

“侠歌，我是雅洁儿，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你的雅洁儿啊！”

炽热的眼泪，一波接一波地从雅洁儿那犹如暗夜星辰一般明亮的双眸中疯狂涌出来，就是这个男人，在战场上连眼睛都不眨地砍掉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没有放过；就是这个男人，趴在一堆尸体里，任由几十吨重的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从他的头顶碾过，当他带着全身的鲜血从碎肉堆里跳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从十八层地狱血池里钻出来重返人间的修罗战神；就是这个男人，在战场上为了掩护自己的兄弟逃走，孤独地走向了远方的丛林；就是这个男人，在世界舞台上，打出一场又一场经典战斗，将中国军人的热血、中国军人的傲骨和无悔，一次次最完美地展现出来。

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台纯粹的杀人机器！

当他在战场上消耗光了所有的勇气和坚强，当他本能地睁开眼睛，重新抓起一件自卫武器时，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匹重伤垂死的孤狼，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凶狠，眼睛里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惊惶！

说到底，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大男孩罢了！

听到雅洁儿的低语，战侠歌疑惑地抬起了头，当他迎上雅洁儿那双被泪水盈满的动人双眸时，他突然愣住了。虽然他现在只是像梦游一样本能地爬了起来，虽然他现在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无意识的深层意识折现，虽然他现在还处于麻醉昏迷期，大脑中一片空白，但是看着雅洁儿那双眼睛，看着雅洁儿早已经烙印到他生命最深处的脸庞，战侠歌的眼睛里，缓缓流露出一丝罕见的温柔。

那种温柔的眼神，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在看到妈妈时流露出的神情。

“侠歌，地上很凉，你的身体受了重伤，还没有复原，你还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乖，把你的手给我，重新躺到床上好吗？”

雅洁儿对着战侠歌伸出了右手，战侠歌凝望着那只纤细却隐隐蕴涵着爆炸性力量的手，望着雅洁儿手指上的厚趼，他迟疑着，犹豫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终于缓缓伸出了自己没有握刀的左手。

所有人都小心地憋住了呼吸，望着战侠歌那伤痕累累的左手，用一种机械性的节奏，一点点向前试探着伸展，当他的左手中指指尖终于和雅洁儿的指尖相触的时候，他突然又像触电一样，迅速将自己的手向回一缩。

“侠歌，已经过了六年了，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这么孩子气？”雅洁儿咬着嘴唇，对着战侠歌努力挤出一个笑脸，她轻声道，“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相识，也是没有相处多少时间，你就重伤住进了特护病房，而你当时醒过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出院，原因竟然是你爸爸一天才给你三块钱生活费。我现在还记得，你说：‘住在这里得多少钱一天啊，我没钱！’那时你的表情，那时的你，真是可爱极了。可爱得让我只想把你抱进自己的怀里，用我的双手和轻吻，悄悄抹掉你眼睛里那股化不开的忧愁。”

雅洁儿轻轻抽泣着，她的眼睛里，犹如海潮一样的波浪仍然在不断飞逸，但是她的双眸中，却缓缓扬起一丝梦一样的迷醉，她的声音中，更透出一种无法言喻的骄傲。“战侠歌，你还记得吗？当时你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十八岁，那时候的你，还只是一个没有摔过跟头、又喜欢做梦的小笨蛋。但是当你扛着负重，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疯跑，将你生命的潜力一次又一次激发出来，甚至是不惜以燃烧自己生命为代价来获取胜利时，你真的美极了，美得让我的心脏不由自主地随着你的一呼一吸一起跳动，美得让我明明知道一接近你会受伤，我仍然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你当时在我的脖子上狠狠咬了一口，你甚至大口大口地从伤口里吸我的血！我明明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吓得除了放声尖叫救命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做了！”

雅洁儿轻轻抚摸着自已那犹如天鹅一样美丽而高贵的脖子，战侠歌六年前留在她脖子上的印痕早就消失了，但是留下的，却是印刻在她内心深处的永恒。“当时我应该恨透你了，是你让我把一个战士的脸都丢光了，但是我却莫名其妙地抢着去照顾你，当你误会了自己的父亲，放弃了一切伪装和坚强在我怀里放声痛哭的时候，你的眼泪渗进了我的衣服，烫得我全身都在颤抖，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



完了!

“我喜欢那个全身都散发着战斗火焰，连生命都可以为之燃烧的男人，我喜欢那个有点色色的，看到我的胸部眼睛都突然发直的小色狼，我心疼那个躲在我的怀里放声痛哭，试图在我身上重新找到温暖的男孩，当一个这样让我喜欢，这样让我怜惜的男孩糅合成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完了！我无法自拔地喜欢上了一个比我小八岁的大男孩，我作为学校的教官，明明知道违禁，却无法自拔地喜欢上了一个还没有进入学校的学员！”

聆听着雅洁儿的诉说，站在一旁的黄志鹏已经痴了，趴在病床下面的战侠歌也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左手已经拉上了雅洁儿的手，他一直高高举起手术刀的右手，也缓缓放了下来。

在雅洁儿右手刻意的轻轻牵引下，战侠歌慢慢地、一点点地从床底下钻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黄志鹏猛然瞪大了双眼，“不要！”这句话才冲到嘴边，战侠歌的喉咙中就猛然扬起一声野兽般的狂号，从战场上不断积累、近乎实质的惨烈杀气从战侠歌身上狂飙而出。

战侠歌右手狠狠一甩，手术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锐芒。

手里拿着镇静剂注射器正试图悄悄接近战侠歌的护士长，只觉得右肩传来一阵近乎抽搐的痛楚，他不由自主地向后连退出几步，伸手捂住自己几乎被整柄手术刀刺穿的右肩，豆粒大小的汗珠瞬间就从他的额头上涌出来。

护士长张开嘴想说话，可是他的嘴唇上下嚅动，却硬是挤不出一个字，他明明是右肩受伤，可是他却觉得双膝一软，竟然用最狼狈的动作狠狠摔到地上。

没有人对这位护士长流露出任何轻视。

事实上所有人都吓呆了！

当战侠歌甩出手中的武器时，那种疯狂的杀意，那种孤注一掷、舍生一击的必杀气势，就像一层无形的气墙，狠狠撞在所有人的胸口，直撞得他们每一个人胸口发闷，几乎窒息得再无法吸入一口新鲜空气。

战侠歌甩出的那一刀，虽然只刺伤了护士长的右肩，但是战侠歌蕴藏在这一刀里的惨烈杀气，彻底击溃了护士长身为一个男人的所有坚强和勇气！直到这个时候，这位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自诩见惯生老病死的护士长才明白，什么叫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军人，什么叫做身上还没有消散的硝烟气息！

战侠歌这样刚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职业军人，无论在什么状态下，又怎么可能让一个普通的护士长，抓着镇静剂注射器，对自己进行一次成功的偷袭？！

战侠歌刚才还温柔地和雅洁儿握在一起的左手，瞬间就变成了五根钢爪，他猛地发出一声疯狂的咆哮，反手死死扣住雅洁儿的手腕，就是他这样重伤垂死的身體，竟然在瞬间爆发出一股最狂野的力量，将雅洁儿狠狠摔到地上。

同时战侠歌一拳狠狠擂出，他身边的钢架病床发出“噼里哇啦”的可怕声响，床头上小拇指粗的薄钢管竟然被他一拳砸断，他伸出鲜血淋漓的右手，拼尽全力一掰，竟然生生从钢架上掰下一根钢管。

战侠歌抓着这根边缘带着锋利突起的钢管，对着雅洁儿的喉咙狠狠刺下去。

黄志鹏放声惊呼：“大哥，不要！那是嫂子啊！！！”

鲜血从雅洁儿如象牙一样洁白的脖子上喷溅出来，红与白的搭配，看起来说不出的醒目，甚至带着一种暴力的美感。

特护病房里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彻底的凝滞状态，那根带着锋利边缘的钢管，已经划破了雅洁儿脖子上的皮肤，他只需要再向下刺出一寸，雅洁儿就会被战侠歌刺穿喉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战侠歌的手却突然凝固在半空中。

战侠歌呆呆地望着带着一脸平静准备迎接死亡的雅洁儿，他呆呆地望着雅洁儿眼角那仍然在不停渗出的泪水，望着雅洁儿不断轻轻颤动的眼睫毛。

战侠歌低下了头，就在他对雅洁儿发起攻击的时候，雅洁儿的双拳已经捏成攻击力最强悍的风眼拳，但是在打到他的肋部时，却化成了温柔的拥抱，紧紧抱住了他的腰。

雅洁儿就好像六年前一样，默默迎接了战侠歌对她可能造成的致命性伤害，她的这一双手臂，只是温柔地抱着战侠歌，她放弃了进攻，放弃了抵抗，但是从她的泪水中，从她的双眸中，从她的手臂中，从她不断轻轻颤动的睫毛中，那一层层最温柔最不可捉摸的情网，却不断缠绕在战侠歌的身上。

雅洁儿不敢抵抗，现在的战侠歌身体就像一艘刚刚遭到狂风骤雨的木船，还能勉强保持完整已经是上帝的恩赐，假如她真的放手抵抗，可能战侠歌就会全身伤口一起迸裂，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的战侠歌，必死无疑！

“算了，就当是我还他一条命吧！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在幽幽的叹息声中，雅洁儿慢慢闭上了自己那双大眼睛，把自己的生命彻底交付到她最心爱的男人手中。

雅洁儿紧紧闭上了眼睛，锋利的钢管在她的脖子皮肤上不断摩擦，带出她全身一阵阵痉挛颤抖，就在她忍不住猜想，战侠歌为什么没有用钢管直接捅穿她的喉咙时，一只伤痕累累的粗糙的大手，轻轻从她的眼角掠过，摘走了她刚刚溢出的两点泪花。紧接着一只干净的衣袖在她的脸上小心地抹擦，将她脸上的泪痕一点点擦干净。

雅洁儿心中大奇，不由得睁开了双眼，那根钢管已经被战侠歌拿开了，他的嘴唇不断蠕动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刚才的一系列行动已经耗光他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生命力，他的嘴唇不断颤动，纵然他用尽全身的力量，也只能在喉咙里挤出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

战侠歌吃力地用自己病号服的衣袖，不停地帮雅洁儿擦着眼泪。看着战侠歌的嘴唇，看着他那双单纯得不含任何杂质的双眼中满含的歉意，雅洁儿出奇地用自己的心听到了战侠歌的心声：“你、你、你……流泪了……别哭！”

伤情的眼泪还在眼睛里打转，骄傲的笑容已经从雅洁儿的脸上扬起。在这一刻，雅洁儿拼命咬住嘴唇，任由鲜红的血液从咬破的嘴唇上渗出，在这一刻，雅洁儿又哭又笑，在这一刻，雅洁儿真的想对着战侠歌的胸膛狠狠打上二三十拳，但是面对重伤的战侠歌，她只能用更温柔的动作，将自己抱在战侠歌腰肢上的双臂，抱得更紧！

望着自己最心爱的男人变成了这个样子，望着战侠歌那种虚弱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急得瞪圆了眼睛的样子，感受着他身上那种熊熊生命之火正在风雨飘摇，雅洁儿感同身受，那种刺骨的疼痛与自责，让她不能不哭！

自己最心爱的男人，就算是在失去意识只剩下单纯进攻与防卫本能的情况下，仍然为她打开了一个心灵防线的缺口，这对于一名铁血战士来说，已经代表了一种永恒的生死诺言！面对这样一份真挚的再无任何杂质的感情，雅洁儿不能不笑！

雅洁儿慢慢收回双臂，已经没有力量支撑自己身体的战侠歌，不由自主地被雅洁儿带进一个略略有点冰凉却柔软得让他想一辈子深陷的怀抱。

雅洁儿就坐在地上，将战侠歌抱进了自己的怀里。她伸手轻轻抚摸着战侠歌的头发，在他的脸上，印下一个又一个甜蜜的轻吻，在她温柔的低语和抚慰中，战侠歌只觉得心里平静下来，眼皮随之越来越重。

战侠歌耳边传来轻柔的儿歌声，就好像小时候妈妈在他耳边唱的摇篮曲，他舒服地躺在雅洁儿的怀里，在她有节奏的轻轻晃动和轻唱声中，他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

“当！”

战侠歌手一松，那只沾着雅洁儿鲜血的钢管，从他手中摔到了地上。战侠歌的身体在雅洁儿的怀里猛然一僵，他的眼皮连连跳动，眼看着战侠歌马上又要强行清醒过来，雅洁儿低下头在他的嘴唇上印下了轻轻的一吻，两个人的嘴唇都是那样的冰凉，彼此紧密贴合在一起，没有太多的欲望，有的，只是一种相濡以沫的平静与舒适。

战侠歌嗅着雅洁儿熟悉而陌生的体香，躺在她慢慢温暖起来的怀抱里，终于又恢复了平静。

直到战侠歌再次陷入沉沉的酣睡，雅洁儿才悄悄站起来，把他放到病床上。当她直起身子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战侠歌就算是睡着了，他的手指仍然紧紧钩着她的衣角。雅洁儿小心地想把衣角从战侠歌的手里抽出来，睡梦中的战侠歌感受到雅洁儿的动作，脸上竟然扬起了一种近乎哀求的神色。

望着此刻犹如婴儿一般无助的战侠歌，雅洁儿当真是柔肠百结，她不由得将自己的目光先投到黄志鹏的身上，然后慢慢转到了战侠歌的主治医生身上。

“我建议让雅洁儿留在这里照顾病人，这样应该对他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而且雅洁儿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她完全可以替代护士的工作。”黄志鹏这位在商海中打了几年滚的商人，竟然可以用生硬的俄语比手画脚地和战侠歌的主治医生沟通，“相信你也绝对不希望再发生类似于今天的事件了吧？”

主治医生看看现在还腿脚发软，只能用另外一只手死死捂住伤口的护士长，再看看被战侠歌一拳打坏的病床和地上那根带着血迹的钢管，他不由得在心中发出一声轻叹：“我的上帝！他还是一个在危险期随时可能因为伤重死亡的伤员，他，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如果说现在的战侠歌是一头连睡觉做梦都能杀人、什么东西到他手中都能变成武器的疯狂猛兽，那么雅洁儿，就是他的情锁，就是他的镇静剂，也是他唯一允许接近，唯一让他感到安全与平静的港湾。

雅洁儿是中国现役军人，当然不能穿俄罗斯军队专属医院的护士服，她干脆换上一身又宽又大、十分舒适的病号服，留在了特护病房。当天夜里，战侠歌就像一个孩子似的，仰躺在雅洁儿的怀里，枕着雅洁儿刚刚拆掉布条的胸部，幸福地打起了小呼噜。

而雅洁儿就静静地抱着战侠歌，聆听着他渐渐有力的心跳，感受着生命力正一点点地在战侠歌身上重聚，雅洁儿只觉得，这反而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生命保障装备上几个小灯的不断闪烁中，雅洁儿也渐渐进入了梦乡。

两周后，战侠歌的伤势终于稳定下来，一架中国蓝天医院派出的装有急救医疗设备的直升机飞进了俄罗斯领地，第一个走下直升机的，赫然是中国第五类特殊部队教官李向商上校。

战侠歌不顾李向商教官怪异的目光，就是死皮赖脸地待在雅洁儿怀里，他透过直升机的玻璃窗，凝望着窗外的蓝天，凝望着他曾经经历过无数血战的大地，突然轻声道：“再见了，俄罗斯，我们要……回家了！”

蓝天医院派出的直升机，直接降落在省军区，在省军区大院内，已经有一辆大型医疗车和两名医生、四名护士整装待发。战侠歌搭乘上这辆医疗车后，将会通过秘密途径，转送到第五类特殊部队专属医院。

严峻和其他十三名严重违反校规跑出来的第五类特殊部队学员，将会随李向商教官一起回到第五类特殊部队，至于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没有人去理会。用严峻的话来讲：“能把战侠歌活着从俄罗斯战场上拉回来，就算是每人被打八十大板，再丢进禁闭室里闭门思过个一年半载，我们也值了！”

在省军区大院的停车场前，战侠歌和特务连的兄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他的身体现在还很虚弱，只能躺在担架上和每一个兄弟握手道别。

这些特务连的兄弟，有些已经是身家上亿的商界精英，有些是国宝级的科研工作者，有些是军队里仕途坦荡的实力派人物，有些是已经在政界崭露头角的新生派代表。他们已经为战侠歌这个连长大哥做得够多，做得够好，甚至还拿起武器走进了俄罗斯战场。

面对这种情谊，面对这样的兄弟，战侠歌和他们轮流握手时，只说了四个字：“兄弟，保重！”

“大哥，好好养伤，以后有什么想不开的，千万不要再逞匹夫之勇跑到战场上做什么孤胆英雄！找兄弟们喝酒、泡妞、打架，玩什么不好？”左手臂上还绑着石膏板的陶泰发现雅洁儿神色不善，正恶狠狠地盯着他，陶泰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附在战侠歌耳边，低声道：“嫂子发火非同小可，大哥你可千万别被嫂子文静温柔的外表给迷惑了，当时嫂子为了找到你，对几个恐怖分子动了刑，说句老实话，现在我一看到嫂子那双手，还心里发凉呢！外科手术专家要是在战场上发起狠来，那简直就是死神最佳代言人的不二人选！”

陶泰看到雅洁儿已经带着一脸无害的笑容向他靠拢，他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